

锐观察

情醉墨马
笔底春风



《万马奔腾图》 何业琦

邹大鸣

走在南国书城天一阁的青石板上，感觉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。艺术家们迎接丙午年最好的方式，那便是用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情。于是，这个特别的中国画展览就在新春来临之际与甬城观众见面了。

展览的主题是马，主角是两位先生携一位后生的新近创作。据我的查询，汉语中与“马”直接相关的成语有五百余个，这些成语涵盖了马的速度、力量、忠诚、智慧等多种寓意，体现了马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马的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精神，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。

马也是画家们热衷表现的一个主要题材，历代出现过许多因画马而闻名的大家，如盛唐时的韩幹，北宋的李公麟，现代的徐悲鸿，当代的雷晓宁、陈立国等。这批艺术家在笔墨、造型或精神气质上推陈出新，共同构成了中国绘画史上“马”的艺术长廊。

在宁波画坛，不乏擅长画马的丹青高手，何业琦、李羡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，此次展览两位先生各有新作给观众带来惊喜。

何业琦2022年春节期在宁波美术馆办过贺岁展，主题是虎年画虎。他以写意为主，局部兼工笔，将虎“人性化”处理，笔触厚重奔放，突出力量感与节日祥瑞气氛，展览也给予当时人们提供了极大的精神慰藉。

何业琦画虎独树一帜，被誉为“江南虎王”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他的最大艺术成就就在于人物画的创作，凭借“写实造型+传统笔墨+时代主题”三位一体，延续并发展“浙派人物画”的传统，成为甬上中国画创作的领军人物。

此次，何业琦携展12件“马画”，依旧将“人性化”进行到底，在他的作品中，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人性的善良、忠诚、慈悲，这恰恰是和谐社会幸福生活的基石。

李羡唐今年八十有三，甬上著名老艺术家，画马几十年，烂熟

于心，信手拈来。这次送展的10件画马大写意作品，笔笔传神，完美体现了传统中国画的精髓。

中国画大写意风格的雏形可以追溯至唐代王洽，他首创“泼墨”之法。明代徐渭在生宣纸上充分发挥笔墨的随意性与表现力，把大写意推向“强烈抒写内心情感”的巅峰。此后八大山人、石涛、吴昌硕、齐白



《驰骋》 李羡唐

石等相继继承，各自形成独特风貌，使大写意成为中国画最具表现力的主流传统之一。

可惜的是，大写意的传承目前呈现出“名家辈出，脉络清晰，但整体式微”的复杂局面。全国美展及市场热点仍以工笔、细笔和“制造性”作品为主，大写意作品有断层、断层的风险。

好在有李羡唐等一批“坚定的守望者”，笔耕不辍、乐此不疲。我认为赏心悦目的事情有许多，但看了李羡唐的现场作画，才能真正体验到其“本色”，那种洒脱，那种节奏，那笔底生花，形神兼备，不是常人轻易就能展现得出来的。

更为可喜的是，宁波书画界在老艺术家们的带领下，新生代正在健康崛起，他们的勤奋好学、积极进取，让人刮目相看、备受鼓舞，有的已崭露头角，有的小有名气。王政纲就是其中的一位，也是这次展览的热情发起者。

这位从内蒙古来到东海之滨的“新宁波人”做对了三件事——与

马有缘，与书画有缘，与老师有缘。

王政纲出生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，我国著名的黑骏马故乡，20多年前来到宁波工作。小时候的一件事让他终生难忘。一次，一位牧民骑马到他家找父亲谈事情。他坐在小板凳上开始画系在房檐下的马。大人们喝完两碗奶茶，他的马也画好了，并得到了夸奖。从此，他一发而不可收，将与马有关的小人书、陶瓷、木雕、石刻等一一收集，细心临摹，艺术的种子在心中萌芽。19岁那年，家里盖新房，他在客厅的柜子上用小刀刻出了四匹马，这个柜子成了他家的“镇宅之宝”。

家乡的马随处可见，他默默记下马的姿态、神情、习惯，更将马的精神气质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。他将看马、爱马、懂马、画马，作为业余最大爱好。为了当好“江南墨马人”，王政纲想到了拜何业琦、李羡唐等前辈为师，以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艺。于是就有了这次特别的“师生画马展”，他想用这种方式，交出答卷，回报当下这最好的时代和欣赏他的一群“伯乐”。

前年夏季，宁波艺术家一行曾到王政纲的家举办了五场笔会，百余幅作品赠送给当地的父老乡亲，王政纲也画了不计其数的“蒙古马”，众人均赞不绝口，夸奖这位小老乡画得好。宁波画院创作室主任李学峰也来自内蒙古，他评价王政纲画马，“其作品或如丝如缕，或如粗如奔，墨色浓淡相兼，干湿并用，虚笔若云卷云舒，舒婉婉转，实笔似逆水行舟，造型千变万化。”

展览中有一件作品叫《情醉马背》，何业琦画人物、王政纲添马，李羡唐题款，画面中四匹骏马各具形态，四位汉子前仰后合似醉非醉，雄健的马匹与欢悦的汉子嬉戏周旋，融洽和谐，刚柔相济间，活脱脱一幅快乐安康图景。我想，这也是作者传递给观展者最美好的心愿。

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，艺术家们崭新的愿望与美好的梦想在心底升腾而起，伴随着甬江口的潮涌，追逐着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和城市未来，策马扬鞭，驰骋驰骋，势不可挡……

鉴赏与收藏

即古非古 亦古亦今

——马叙伦及其书法艺术



马叙伦《赠马一浮行书扇面》

方向前

马叙伦(1885年—1970年)，字彝初，号石翁，晚号石屋老人，浙江余杭人，现代著名学者、教育家、哲学家，出版有《马叙伦先生法书选集》《马叙伦墨迹选集》等。

在近现代浙籍文人中，有三位姓“马”的著名学者——马衡、马一浮、马叙伦，他们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可谓影响不小。

年龄最长的马衡是鄞县人，马一浮祖籍浙江绍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之间多有往来，关系也不错。如马叙伦与马裕藻、马衡兄弟曾任教北京大学，马衡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，曾邀请马叙伦担任故宫赴英国的“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”书画作品审查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失散海外的“三希堂”法帖之王献之《中秋帖》与王珣《伯远帖》，经由马衡与马叙伦从香港购回，重回故宫。马叙伦与马一浮早年就进行学术交流，他们之间的往来更为频繁。“三马”学问一流，书法造诣亦高，令人称道。马衡与马一浮的书法，此前已在栏目中作过介绍，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马叙伦的书法造诣。

书法不是靠写出来的，而是靠养出来的。马叙伦认为，“书法一味地写，训练的是技法，是书法的外在表现形式，而书法的格调、境界，则是靠人的修养、学识、品行等慢慢地涵养出来的。”所以，一件好的书法作品肯定有内涵，而且越看越有味。

“临池弄翰，特其余事耳”，书法是马叙伦的业余爱好之一。作为一位学识渊博、修养深厚的学者，马叙伦在文字学、金石学、诗词歌赋以及哲学等领域均有较高建树，这些条件与优势，造就了他的书法具有与众不同的内涵和气质。

总体来看，马叙伦书法属帖学一脉，书风清逸、典雅、工整，作品虽“貌不惊人”，但点画精到，字法妍美，可圈可点。沈尹默先生如此评价其书法：“三十年前见其笔札，已极清劲之致，为时所推，称为善书……而君则恣情水墨，超逸绝伦，但求尽意，乃今世之王绍宗也。”

临摹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，马叙伦出身书香门第，五岁描红，写大字、小字，同时兼习《小学韵语》和《孟子》《论语》等古文经典。书法早

年浸淫唐楷，并师二王，又专攻欧褚，后深入《龙藏寺碑》，上溯北魏诸碑。关于书法的传统与临摹，马叙伦在其《论书绝句》中留下了不少感悟：“古人书法重临摹，得免忘蹄是大儒。腹臆乱真徒费力，入而不出便成奴。”“漫从颜柳度金针，直转扶摇向上寻。试看流沙遗简在，真行汉晋妙传心。”可以说，马叙伦学书特别重视临摹，继承传统，广汲博取。他的书法既有传统的根基，也有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表达，虽然其书法风格上少了些个人面目，但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灼热的情感，流露出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与气质。

《赠马一浮行书扇面》创作于1940年，全篇均为小行楷。四首诗各自独立，但之间又有对比与照应，作品浑然一体。留白上注重疏密、照应与变化，扇面虽小，但因字数多，章法显得丰富而多变，体现了扇面艺术“以小见大”的气格。这件扇面作品气息清劲有致，格调雅逸，书家在取法褚书基础上，糅合了苏轼、米芾的笔意与字法，有瘦劲雅韵、拙中生美之风神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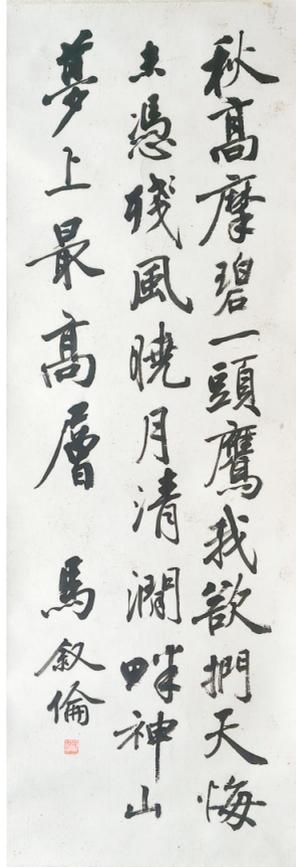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，马叙伦书法最令人惊叹之处，是书法用笔之精美、技法之高超。帖学书法以笔法细腻、风格雅逸为大家所欢迎和喜爱。马叙伦擅行书、楷书，平时最爱写的是行楷，行中有楷，楷中有行，充分展现了书家的帖学功底。为丰富作品的内涵，增强线条的质感、结字的变化，书家在其行楷中融入篆隶笔意，如横画收笔时偶用波磔笔法，线条增加篆隶的厚重感，墨色也增加了轻重节奏等。总体上，马叙伦的书法体现了一种帖学之美，秀美而非壮美。如笔画起笔时的藏露，笔锋的精细灵动；笔画间牵丝的连带与照应，断连结合，笔法捻熟；线条的粗细变化乃至结字的收放开合等，处处显露出帖派书法的内涵品质。此扇面的字极小，可谓寸行楷，作者以悬腕法作书，亦可谓书家之一大特点。

沈尹默说：“石屋(马叙伦)作字颇重意趣，悬腕书小字，其殆欲传此必于来者乎？”但凡作书，均用悬腕、悬肘、运指。马叙伦认为：“好书臂指须齐运，不是偏将腕举高”“要使指转毫随转，正副齐铺始不颠”。沈尹默曾为《马叙伦先生法书选集》作序，序言题为“悬腕染翰重意趣”，明确指出马叙伦书法的特点即悬腕和意趣。

马叙伦写字，无论大小均悬腕书写，尤其腕书小字，极非易事。其实运用悬腕、悬肘、运指，都是为了加强对笔锋的控制力。古人云，书法在用笔，用笔贵用锋。马氏书法用笔精到，线条牵丝细腻，这与其善用悬腕、悬肘、运指的“执笔法”大有关系。

“避甜避俗须牢记，火候清时自有神”。马叙伦对书法的神采内涵尤其重视，他的书法重意趣，书卷味浓，而且审美眼光又高。他曾提出过一个精辟的论点：书法“然薄可医，俗不可治也”。他在评论“王福厂沈尹默书优劣”时认为：“福厂书平铺直叙，一无足观；尹默书王字底子尚不算差，相当知笔法，但其笔趣则缺，不足名大家。”马叙伦认为王福庵与沈尹默不可并论，沈尹默书功夫不差，相当知笔法，唯以深于临摹人而不出，故灵变不足。在评介赵孟頫、董其昌书法时，马叙伦尖锐地指出了赵孟頫书法的“弱而薄”，认为赵孟頫书法气韵不足，缺乏逸气，其症结在于他们不善于运用腕肘以及五指齐运。可见，马叙伦在书法审美评判上，见解既独到又专业。

学问与交游，笔法与内涵，传统与意趣，是马叙伦书法追求的审美内涵，他的书法以识为先，以人品、学问作滋养，其书法不是书家而胜似书家。在艰辛的书法探索中，正如他在《论书绝句》中所说那样：家家取得精华后，直上蓬莱第一峰。



马叙伦行书立轴

(方向前供图)

《飞驰人生3》：一封写给“热爱”的情书

孙雁冰

这个春节档的电影票房榜，《飞驰人生3》以绝对领先的优势一骑绝尘，如同电影中那辆老A3，轰轰烈烈地飞驰在赛道上。

相较于前两部，《飞驰人生3》在视听语言上的进步肉眼可见，从赛车题材的喜剧片蜕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赛车电影。从技术层面来说，后半段40分钟的赛车戏，大量的全景镜头与车内的主观视角快速切换，让观众仿佛置身“极品飞车”的驾驶舱，既能感受每一次车身颠簸带来的生理震撼，也能看清车手在滚滚黄沙中对过弯线路近乎偏执的选择。从艺术表达的角度来说，沐尘100的魔鬼赛程将在张弛和林臻东的两条赛道双线并行，让“飞驰宇宙”的价值观——竞技体育精神有了具象的视觉呈现。

从2019年到2026年，“飞驰宇宙”有自己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楼梯上的追问，《光辉岁月》的旋律，形式在“变”，内核未变，而最核心的“变与不变”，还在人物。

张弛不再是《飞驰人生》里那个混不吝的过气车手，也没有了《飞驰人生2》里深夜痛哭的不甘。七年过去，他成了一个在球桌

上懂得“让球”、拍摄“名人送祝福”视频“一条过”的中年人，以至于百强总误以为他会接受所有潜规则，但百强总没想到的是，对张弛来说，什么都可以抛弃，唯独开车不行，一旦握紧方向盘，热血就被点燃。对手的“小动作”从赛后操作到了赛中，甚至到了赛前，张弛的目标也随之而“变”——从赢对手到证明自己，再到维护底线，但过程永远“不变”——心无旁骛、全情投入。正是这份纯粹，让他最终证明了自己“顶得住”就“配得上”。

算法算不出一个人豁出去的疯狂，也算不出人与人之间那份无需言语的默契。张弛的“纯粹”，离不开伙伴同行。领航员孙宇强是官方盖章的“巴音布鲁克王后”，“文”能抢先一步替张弛“跪”，“武”能第一时间替张弛拉住手刹，他的路书在叶经理看来“是一封情书”。车队首席且唯一的技师记星是整个团队的“硬核匠人”，沉默寡言的他用扳手把那辆A3“手搓”到巅峰状态，只因坚信“它会保护你们”。除了铁三角，老叶是“飞驰宇宙”里最有意思的弧光人物，他经历了三次“清零”，也曾通过打压曾经的队友，来说服自己“背叛原则没有错”，但这

一次老叶重新回归团队，以“坏人”的方式去保护三个理想主义者，也算另一种“学以致用”。

张弛和林臻东的故事线，同样完成了对前两部的呼应。这两位既是公平竞争的对手，更是惺惺相惜被点燃。对手的“小动作”从赛后操作到了赛中，甚至到了赛前，张弛的目标也随之而“变”——从赢对手到证明自己，再到维护底线，但过程永远“不变”——心无旁骛、全情投入。正是这份纯粹，让他最终证明了自己“顶得住”就“配得上”。

电影开篇引用了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诗句：“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，而我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，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这条“少有人走的路”，既是张弛在沐尘100上的选择，也是电影导演韩寒的人生写照。从少年成名的新概念作家，到一度身陷舆论漩涡，再到职业赛车手和导演。在14年的职业赛车生涯里，韩寒拿下7次年度车手总冠军，5次年度亚军，是中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的场地和拉力双料年度总冠军。有趣的是，电影中的人名都来自他真实

的赛车拍档，那些看似刻意又匪夷所思的情节——坚持带领航员扣好安全带再出发、引擎盖掀起来挡住视线——都来自他的真实经历。

“飞驰宇宙”就是韩寒写给赛车的一封情书。从《飞驰人生》到《飞驰人生3》，他的电影从早期克制不住的无厘头搞笑，走向严肃讨论意在言外的“规则”。他用那辆陪着张弛数次征战的赛车，作为整个系列的“麦高芬”——它是张弛的盔甲和软肋，是他尊严和灵魂的外化。它被一次次击碎，又一次次变得更好更快更强，即使最后粉身碎骨，但最核心的部分被永远保留。这何尝不是韩寒本人的写照？那个曾经被预言“迟早江郎才尽”的年轻人，后来用二十年时间证明自己能成为“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”的中年人。

片尾，那辆丢失了引擎盖和车轱辘的“老伙计”，静静地停在黄沙滚滚的戈壁，获得胜利的张弛和孙宇强没有呐喊，没有欢呼，只是肩并肩往前走。他们不再歌颂“奉献”，也不再高唱“Say Good-bye”，只是用一个“星羽汽修”的背影告诉所有人：“永远不回头。”

而这封写给“热爱”的情书，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和漫天的尘土，在每一个弯道处燃起热血，告诉你：你爱的，终将以另一种方式爱你。